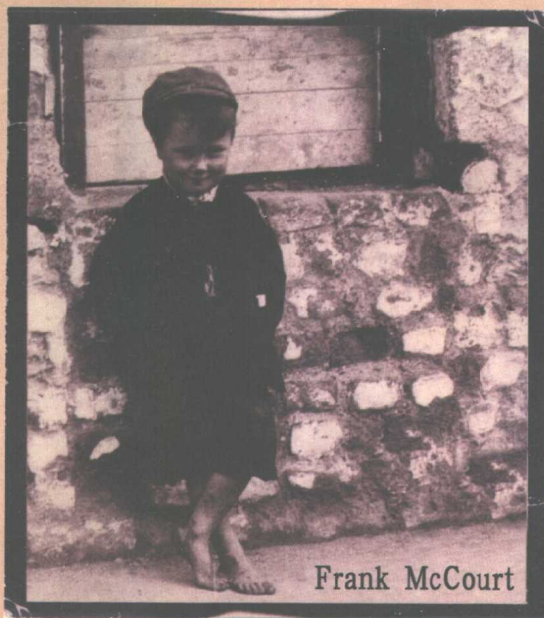


本书打动了成千上万读者，连续两年高居全美畅销书榜首，
并荣获美国普利策奖。

Angela's Ashes



Frank McCourt

安吉拉的骨灰

弗朗克·麦科特 / 著
林 春 / 译

Winner of the Pulitzer Prize

本书荣获美国普利策奖
连续两年居全美畅销书榜首

安吉拉的骨灰

弗朗克·麦科特 著
林 春 译



昆仑出版社

安吉拉的骨灰

Angela's Ashes



弗朗克·麦科特 / 著 林 春 / 译

昆 仑 出 版 社
Kunlun Publishing House

图字：军—1998—001 号

Copyright © 1996, by Frank McCourt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1997 by
KUNLUN PUBLISHING HOUSE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
AARON M. PRIEST LITERARY AGENCY
Copyright licensed by Big Apple Tuttle - Mori Agency.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吉拉的骨灰/弗朗克·麦科特著；林春译．-北京：
昆仑出版社，1998.3
ISBN 7-80040-295-9

I. 安… II. ① 弗…②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1712.45

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)

电话：62183683

北京朝阳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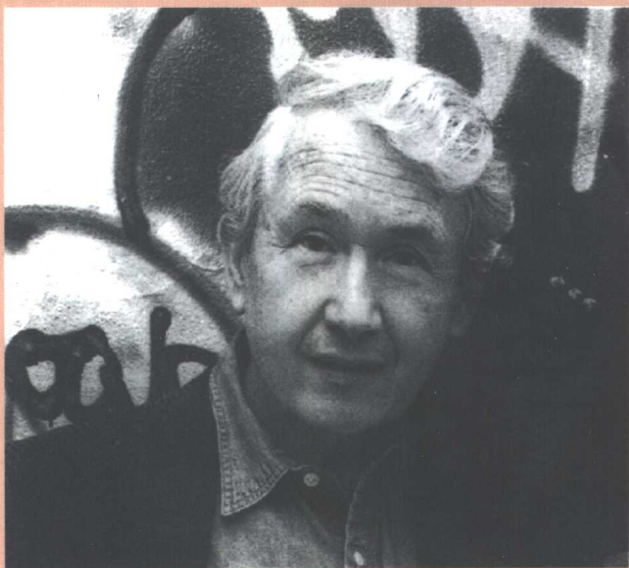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625

字数：291 千字 定价 22 元 (膜)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个普通的爱尔兰贫民的回忆录，与那些伟人、名人的回忆录形成显明的对照和区别。弗朗克·麦科特出生于大萧条时期一个到美国不久的爱尔兰家庭，后又举家迁回爱尔兰。父亲马拉奇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，经常把工资和救济金在小酒馆喝光；母亲安吉拉含辛茹苦，在超出一般人想象的艰难贫困中抚养了六个孩子，其中一对双胞胎和一个女儿先后夭折。弗朗克·麦科特能活下来并以一种轻松幽默的笔调讲述这一切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……



作者简介

弗朗克·麦科特多年在斯泰弗森特高中教写作，并与他的弟弟马拉奇主演回顾两个爱尔兰人青少年时代的音乐剧《一对吹牛大王》。弗朗克现住纽约市。

故事梗概

“我的童年不堪回首，我能活过来，真是奇迹。这当然是个悲惨的童年——如果是幸福的童年，也不值得我向您描述。爱尔兰人童年的悲惨非同一般，而最悲惨的是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的童年。”

弗朗克·麦科特的通俗易懂的回忆录就是这样开始的。他出生于大萧条时期一个到美国不久的爱尔兰人家庭，在爱尔兰利默里克的贫民窟长大。弗朗克的母亲安吉拉没有钱抚养孩子，因为她丈夫马拉奇经常失业；即使有工作，也把工资在酒馆喝光。尽管他是个令人恼怒、毫无责任心、狡猾欺诈之人，他却能故事连篇，而且从小培养起弗朗克对故事的爱好。是父亲讲述的故事——拯救爱尔兰的库胡林、给妈妈送来婴儿的第七个台阶上的天使——给了弗朗克活下来的勇气。

或许弗朗克挣扎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故事：破烂当尿布、猪头作圣诞晚餐、马路边捡煤渣来生火。他的童年饱经饥饿以及亲友的虐待（尽管不是有意的），但他活了下来，而且以流畅活泼的手笔和宽大的胸怀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读《安吉拉的骨灰》的每一页，弗朗克·麦科特超凡的幽默感和同情心都跃然纸上。这部回忆录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失为经典之作。正如《为什么你现在怀疑我》作者玛丽·布雷斯特德所说：“弗朗克·麦科特这部书感人至深，因为这些撕人心肺的故事是栩栩如生的。还没有人这样描述过贫困和童年，弗朗克·麦科特能活下来讲述这一切令人惊叹。他能从贫困潦倒中创造出一部完美无瑕的传世之作实在是一大奇迹！”

责任编辑：刘增新

责任校对：吴 汇

封面设计：韩振宇 雄增强



安

第一章

我父母在纽约相识并结婚，我也出生在纽约。我们本应该在那里住下去，可我们还是举家返回爱尔兰。当时我只有四岁，二弟马拉奇三岁，最小的一对双胞胎还不满周岁，一个叫奥利弗，另一个叫尤金。我还有过一个妹妹，叫玛格丽特，当时已不在人世。

我的童年不堪回首，我能活过来，真是一个奇迹。这当然就是个悲惨的童年——如果是幸福的童年，也不值得我向您描述。爱尔兰人童年的悲惨非同一般，而最悲惨的是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的童年。

普天下所有人谈起自己早年的痛苦经历时都慷慨激昂、痛不欲生，其实都比不了爱尔兰人的童年——家境贫困潦倒，父亲庸庸碌碌、酗酒成性、废话连篇，虔诚的母亲唯唯喏喏、终日在炉火旁呻吟，还有道貌岸然的神父、欺压小学生的教师、以及英国人——他们在爱尔兰人头上作威作福长达 800 余年。

最糟糕的是天气潮湿。

大面积雨带在大西洋上空集结，然后向香农河缓慢移动，

2 安吉拉的骨灰

最后停留在利默里克上空。该市终年是雨季，很多居民染上咳嗽、肺炎、哮喘和关节炎。人们流鼻涕不止，肺叶变成了细菌的温床。老百姓想出各种各样的土办法：为对付粘膜炎，用牛奶煮洋葱放辣椒喝；为对付呼吸不畅，把面粉和荨麻熬成糊状，再用布片包起来，然后趁热放在胸上。

从头年10月到第二年4月，利默里克市建筑物的墙壁上处处可见潮气形成的水珠。衣服总也不干，花呢或羊毛大衣成为蛀虫的世界，有时甚至长出苔藓。在酒馆，饮客身上和衣服上的潮气、烟斗和纸烟的烟雾、陈旧的浓啤酒和威士忌怪味、以及从门外飘进来的牙买加姜汁酒的尿味混杂在一起。不少人都把工资花在这种姜汁酒上。

雨把我们赶进教堂，它是我们的庇护所、是力量之所在，因为只有那里不潮湿。作弥撒或祈祷时，潮湿的人群挤在一起。牧师布道时打着瞌睡。从衣服上散发的潮气与烧香、鲜花、蜡烛的香味交织在一起。

利默里克以其虔诚而闻名遐迩，但我们知道那都是因为雨。

我的父亲马拉奇·麦科特出生在安特里姆郡图姆的一个农场。同我的祖父一样，他性情野蛮，经常和英国人、爱尔兰人或英国人连同爱尔兰人发生冲突。他曾经在爱尔兰共和军打过仗，最后铤而走险，成为被悬赏首级的逃犯。

我小时候经常看着父亲，看着他稀疏的头发和松动的牙齿，真想不通有谁愿意出钱要这样的脑袋。我13岁时，祖母告诉我一个秘密：“你可怜的父亲很小的时候头朝下摔了一跤。这次事故后他完全变了样。所以你要记住，头朝下跌过跤的人

可能都有些古怪。”

因为有人悬赏他摔过的脑袋，他不得不乘货船从戈尔韦偷偷离开爱尔兰。到达纽约后，他发现那里正厉行禁酒，一时觉得不如死了进地狱。后来他发现有非法经营的酒店，于是心花怒放。

在美国和英国喝酒流浪多年之后，他渴望平安地渡过余生，于是返回贝尔法斯特。他的归来引起轰动，他自己却说：“让所有这些人见鬼去吧！”他和安德森镇的妇人们聊天。她们拿出美味佳肴招待他，可是他不为所动，继续喝他的茶。如今他是烟酒不沾，美味佳肴又算什么！活得差不多啦！——他死在维多利亚皇家医院。

我母亲原名叫安吉拉·希恩，由她的母亲一手拉扯大。她的两个哥哥——托马斯和帕特里克——与姐姐阿格尼丝同住利默里克的一个贫民窟里。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父亲，他在女儿出生的几周前跑到澳大利亚去了。

在利默里克的酒馆里喝了一夜的黑啤酒之后，外公摇摇晃晃地穿过小巷，一面哼着心爱的小曲：

“谁把大衣扔进墨菲太太的杂碎汤？”

没有回响。

他提高嗓门儿又叫嚷：

“这是爱尔兰人的鬼把戏，

查出来我准得给他两巴掌！”

那天晚上他自我感觉实在是好，心想再和刚满周岁的小帕特里克耍耍岂不更好。可爱的小家伙，你爱爸爸，爸爸把你抛

4 安吉拉的骨灰

起来你就咯咯地笑。飞上去吧，小帕迪！飞起来吧，小家伙！飞到空中、飞到黑黑的空中！太黑了。啊，上帝！我没有接住，小帕迪头摔在地上。他抽抽搭搭地哭了几下，然后就没声了。外婆从床上一下子翻下来，腹中怀着我的母亲。她好不容易才把小帕特里克从地上抱起来，长叹一声，对外公怒斥道：“给我滚出去！快滚！你这个醉鬼！你要是再呆上一分钟，我就拿斧子砍死你！看在耶稣的份上，我会在绞死你的绳子上打秋千！滚蛋！”

外公寸步不让，不愧是男子汉大丈夫。他说：“我有权利呆在自己家里。”

她向他扑去。她手里抱着一个受伤的孩子，腹中还怀着一个健康的孩子，凶猛得像头发疯的野兽。他软了下来，跌跌撞撞地出了家门，穿过小巷，一直走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。

我的舅舅小帕特从此换了一个人。他的头受了震荡，左腿和身体不协调。他从来没有学会读书写字，但上帝从另一方面赐福于他：他从8岁起开始卖报，算起帐来比财政部长还要快。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被称作“修道院长希恩”，不过利默里克全城的人都喜欢他。

我母亲从出生就不顺。外婆躺在床上，因分娩的阵痛而大口地喘着气，一面默默地向孕妇的保护神圣杰拉尔德·马杰拉祈祷。接生护士奥哈洛伦穿着最漂亮的衣服。那是大年除夕，奥哈洛伦太太焦急地盼着孩子生下来，她好赶去参加庆祝集会。她对外婆说：“你用力，好吗？用力。啊，圣母玛利亚！如果你不加油，孩子生下来就过了年，我穿这身新衣服还有什么用？别再念叨圣杰拉尔德·马杰拉了。男人在这个时候能帮女人什么忙？就算他是个神仙也无能为力。圣杰拉尔德·马杰

拉见鬼去吧!”

外婆转而向难产保护神圣安妮祈祷，可孩子还是生不下来。奥哈洛伦告诉她：“向圣祖德祈祷吧，她是人们绝望时的保护神。”

“圣祖德啊，帮帮我吧！我已经没有指望了。”外婆咬着牙用力，终于，婴儿的头露出来了，只有头，这就是我母亲。恰好时钟敲响12点，新年来到了。整个利默里克响起哨声、汽车喇叭声、铜管乐声，人们叫呀，唱呀，新年好！旧年都忘掉吧！全城教堂的钟声响起来，送走了旧的一年。奥哈洛伦伤心地哭了——白白穿上新装！“孩子还没完全出来，而我还穿着新衣服等在这里。出来吧，好孩子！”外婆使出最大的气力，婴儿终于来到这个世界——她是个可爱的女孩，卷曲的黑发，伤感的蓝眼睛。

啊，上帝，奥哈洛伦说：“这个孩子跨年度——头生在新年，屁股生在旧年；或许应该说头在旧年，屁股在新年？太太，您得写信问教皇，孩子究竟算哪年出生？这套新衣服吗，我留着明年再穿就是了。”

孩子取名为安吉拉，因为她出生正值“安吉勒斯”（天主教堂的奉告祷告钟）敲响新年钟声这际，又因为她确实是一个可爱的小天使。

像童年那样爱你的母亲吧！

尽管她年迈、力衰、花发。

母亲会始终爱你，

直到她长眠地下。

6 安吉拉的骨灰

安吉拉在保罗圣文森特学校里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，九年后结束学业。开始她想当个女佣，戴着小白帽给主人开门，但是她掌握不了那套琐碎的礼节。外婆对她说：“你没有那个灵劲儿，简直是个废物！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呢？那里是各种废物呆的地方。我给你掏路费。”

她来到纽约，正赶上大萧条的第一个感恩节。在丹·麦卡德雷夫妇于布鲁克林区克拉森大街举办的晚会上，她与马拉奇邂逅。两人一见钟情。他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样子。这是因为他劫持卡车蹲了三个月监狱刚出来。他和好友约翰·麦克莱恩在小酒馆里听说这辆卡车装满了猪肉罐头和蚕豆罐头，便信以为真，两人都不会开车。当警察看见一辆卡车在默特尔大街摇摇晃晃地向前开时，便叫它停下来。警察搜查了卡车，想不通竟然还有人劫持这辆卡车，原来它装的不是猪肉和豆子，而是一箱箱扣子！

一方面是安吉拉为他老实巴交的外表所吸引，另一方面马拉奇蹲了三个月监狱正寂寞难耐，于是两人少不了要“双膝颤抖”。

“双膝颤抖”指的是一男一女顶着墙、翘着脚尖，又费力、精神又紧张，双膝免不了要发抖。

双膝发抖使安吉拉陷入尴尬的境地。当然，事情传开了。安吉拉有两个姓麦克纳马拉的表姐，一个叫迪莉亚，另一个叫菲洛梅娜，分别嫁给了梅奥的吉米·福琼和布鲁克林的汤米·弗林。

迪莉亚和菲洛梅娜身材高大，双乳突前，性情粗暴。她们走过布鲁克林的人行道时，小人物赶忙恭敬地回避一旁。两姐妹晓得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；如无把握，唯神圣的罗马天

主教堂是问。她们知道，安吉拉作为未婚女子，没有资格处于“尴尬的境地”，她们要采取措施。

她们果然采取了行动。在吉米和汤米的陪同下，两人大步流星地来到大西洋大街的一家非法经营的小酒馆。马拉奇有活儿干时，逢星期五发薪，在这里就能找到他。酒馆老板乔伊·卡恰马尼不愿意放她们进来，但姐妹俩警告他说，如果他还想要自己的鼻子长在脸上、门安在铰链上，那最好开门，因为她们是上帝派来的。乔伊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你们这些爱尔兰人啊！有麻烦啦，有麻烦啦！”

在酒馆远端的马拉奇脸唰地白了，朝两位胖太太勉强一笑，递过去一杯酒。她们并不领情。迪莉亚说：“我们不知道你是从北爱尔兰哪个阶层来的。”

菲洛梅娜说：“我们怀疑你的家族中有长老教派的信徒，这可以解释你对我们表妹的所作所为。”

吉米说：“行啦，行啦，如果他们家有长老教信徒，那也不是他的过错呀！”

迪莉亚说：“你给我住嘴！”

汤米不得不参战：“你对那个可怜的、不幸的姑娘的所作所为给整个爱尔兰民族丢了脸，你应该感到羞耻。”

“噢，”马拉奇说，“是的，我确实感到羞耻。”

“没有人让你讲话，”菲洛梅娜说，“你的废话惹的麻烦够多的了，闭上你的臭嘴！”

“在你闭上臭嘴的时候，”迪莉亚说，“我们到这里来是要你为可怜的表妹安吉拉做你该做的事。”

马拉奇说：“噢，当然，当然。该做的事就是该做的事。我愿意给你们大家都买杯酒，咱们边喝边聊。”

8 安吉拉的骨灰

汤米说：“把酒浇在你屁股上吧！”

菲格梅娜说：“我们的表妹刚下船就让你占了便宜。我们利默里克人是讲道德的，我们可不像安特里姆来的野兔子！安特里姆住的都是长老派教徒！”

吉米说：“看上去他不像长老派教徒。”

“你住嘴！”迪莉亚说。

“我们还注意到一点，”菲洛梅娜说，“你的举止古怪。”

马拉奇笑了：“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迪莉亚接过来，说，“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。你的举止很怪，这使我们感到不安。”

“就是长老派教徒那种鬼鬼祟祟的笑。”菲洛梅娜说。

“哦，”马拉奇解释说，“我的牙齿有毛病。”

“牙齿不牙齿，举止怪不怪，”汤米说，“你必须娶那个姑娘，到教堂举行婚礼。”

“噢，”马拉奇说：“我还不准备结婚，我没有工作，养不起……”

“你必须结婚！”迪莉亚说。

“到教堂去举行婚礼”吉米说。

“住口！”迪莉亚说。

马拉奇目送她们离去。“难办啊！”他对乔伊·卡恰马尼说。

“敢情，”乔伊说，“看见她们朝我走来，我真想跳进哈得逊河。”

马拉奇考虑着自己的处境：他口袋里还有上次打工挣的几个钱，他有个舅舅在旧金山或加州别的什么地方。去加州不是更好吗，离胖太太麦克纳拉姐妹和她们阴沉的丈夫远远的？就这样！他要来一杯爱尔兰酒庆祝这一决策，并为自己饯行。乔伊

为他斟上，酒呛得马拉奇一个劲儿地咳嗽。真的是爱尔兰味儿啊！他告诉乔伊，这种酒是禁酒时期魔鬼偷偷酿造的。乔伊耸耸肩说：“我不懂，我只管倒酒。当然，知道了总比不知道好。”马拉奇想再来一杯，还给乔伊要了一杯，又问两位装束得体的意大利先生在谈什么，想喝什么酒，他这里有钱。

他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长岛火车站的长凳上，一个警察正用警棍敲他的靴子。他出逃的钱不见了。麦克纳马拉姐妹等着在布鲁克林和他好好算帐呢！

“双膝颤抖”四个月後，在3月的圣约瑟夫节，马拉奇和安吉拉结了婚。

孩子在8月出生。11月的一天，马拉奇喝醉了酒，觉得该给婴儿办理出生登记了。他打算给儿子也取名“马拉奇”，但是他的北爱尔兰口音很重，又多喝了些酒，办事员没有听清楚，在“姓名”一栏里只填上“马勒”。

直到12月下旬，他们才去圣保罗教堂为马勒洗礼，并把孩子命名为“弗朗西斯”，孩子祖父就叫这个名字，也为了纪念阿西西可爱的圣徒。安吉拉还想给孩子一个中名——“蒙琴”，它是利默里克的保护神。但马拉奇说什么也不干：他的孩子决不能要一个利默里克的名字。只有一个名字日子就够难过的了，再加上个中名岂不糟糕透顶！那是美国人的习惯；既然孩子已经以阿西西命名，就不需要再起中名了。

洗礼那天有些耽搁，因为找的教父约翰·麦克莱恩在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，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。菲洛梅娜对丈夫说：“汤米，你得当教父，孩子的灵魂有危险。”汤米低下头，嘟囔着说：“好吧，我来当；可是如果他长大后像他父亲那样

惹事生非、性情古怪，我可不负责任，那还得去酒馆找麦克莱恩！”牧师说：“汤姆，你说的对，像你这样正派人从来不会去小酒馆。”马拉奇自己刚从小酒馆出来，听了这话觉得受到侮辱，准备同牧师辩论一番，于是接二连三地做出渎神行为。他对医生大叫：“把你脖子上的那玩意儿拿下来，让我们看看谁是正人君子。”胖姐妹和她们阴沉的丈夫忙把他拉住。忙乱之中，作母亲的安吉拉忘了自己正抱着孩子，一撒手小家伙掉进了洗礼池，这可是长老派式的彻底洗礼！牧师的助手把婴儿从池中捞起，交还给安吉拉，她抽泣着把湿漉漉的孩子紧抱在怀中。牧师大笑着说，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场面，孩子已经接受了正规洗礼，不再需要牧师。这番话又激怒了马拉奇，他想揪打牧师，因为牧师把他的儿子称作新教徒。牧师说：“别激动，这是上帝的房子。”马拉奇说：“什么上帝的房子，去你妈的！”结果他被扔到科特大街上，因为你总不能在上帝的房子里骂街。

洗礼之后，菲洛梅娜说，她的家就在路口，备有茶、火腿和糕点。马拉奇问：“有茶吗？”她说：“是的，有茶，你是不是要威士忌？”他说，茶当然很好，但是他必须先去找约翰·麦克莱恩算帐，他没有尽到教父的责任。安吉拉说：“你不过是找个借口去小酒馆。”他说：“上帝作证，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喝酒。”安吉拉开始哭起来：“今天是你儿子洗礼的日子，你还有心思喝酒！”迪莉亚说：“你真叫人恶心，可我们对北爱尔兰人又能指望什么呢？”

马拉奇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两脚磨蹭着，拉低帽沿遮住眼睛，双手放在裤兜里，像安特里姆郡人惯常的那样支唔了几声，便转身向大西洋大街的小酒馆跑去。今天是他儿子的洗

礼日，那里肯定免费招待他。

在菲洛梅娜的家里，两姐妹和她们的先生又吃又喝，安吉拉坐在角落里哭着给孩子喂奶。菲洛梅娜嘴里嚼着面包火腿对安吉拉说：“这是对你干蠢事的报应。你刚到美国就爱上了那个疯子。你本来就不应该结婚，把孩子给人家抱养就是啦！你现在不就完全自由了吗？”安吉拉一听哭得更伤心了。迪莉亚拉过来说：“喂，安吉拉，别哭啦！你和北爱尔兰来的一个醉鬼纠缠在一起，只能怪你自己。他看上去古里古怪，根本就不像天主教徒。我敢说，呃……呃……马拉奇肯定有长老教派的血脉——吉米，你住嘴！”

“如果换了我，”菲洛梅娜说，“我保证就此打住，不再生孩子。他现在没有工作，永远也不会有。看他喝酒的那个样子！所以，安吉拉，别再要孩子啦！安吉拉，你在听我说吗？”

“我在听，菲洛梅娜。”

一年后，又一个孩子降生了。安吉拉给他取名为“马拉奇”，还加了个中名，叫“杰拉尔德”，那是孩子叔叔的名字。

麦克纳马拉姐妹说：“安吉拉就像个只知道下崽的兔子，她清醒之前我们不再和她来往！”

先生们都表示同意。

我和弟弟马拉奇在布鲁克林区克拉森大街的一个游艺场玩，他两岁，我三岁。我俩正玩翘翘板。

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。

马拉奇上去了。

我下了翘翘板。